

茶座

总第二十六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魏宏运：南开大学往事（二）

陈梧桐：苦涩的回忆（下）

——教育部“五七干校”生活片段

睦达明：秘书赵翼是如何“丢掉”状元的？

聂作平：从拯救到逍遥（下）

——永贞革新的另一种解读

魏邦良：“君子和而不同”——周作人与胡适

刘 军：为什么要纪念马丁·路德·金？

徐庆全：李崇善：我是“黑蝙蝠中队”队员

谷晓晖：戴笠的最后一日



历史学家茶座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VI | 历史学家茶座26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陈 峰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26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209-06049-3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630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投稿邮箱**:lishixuejiachazuo@126.com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16开本(172×232毫米) 10印张 160千字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问题缺席：当前史学界的困局

王学典

从许多征候来看，当前的史学界似乎面临着一个克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学术偏颇的问题，就像 90 年代之初曾面临 80 年代的偏颇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 80 年代的缺陷，也同样成为 90 年代以来的缺陷。当然，对于 90 年代以来的学风建设，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地估计。譬如，自从学术规范问题提出之后，学风的确笃实了许多，泡沫学术大为减少，评价学术的学术尺度已得到公认，一种健康的学术风气由此形成。许多学者沉首于专门的研究，大批饶富学术含量的论著也正陆续面世。但与此同时，一种有害的风气也随之形成，问题缺席就是其表征之一，而这可能也构成了 90 年代以来的学术界的主要偏颇所在。

在近 50 年的中国史学界，“文革”十年除外，实在没有哪一个年代像近 20 年来这样缺乏问题。50 年代有被称为“五朵金花”即五大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各种讨论，这些讨论今天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缺陷，但它们对学术的推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60 年代前期的讨论和论战则更多，甚至包括像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也对研究下层社会史有刺激和引导作用。70 年代后期，被中断和压抑了 10 年之久的各种论战蜂起，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认识深化推动甚巨。整个 80 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论战的年代，得自于论战的成果也最多。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论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中西文化问题论战等，把整个 80 年代搞得有声有色。进入 90 年代后，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各种问题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学术界对问题的兴趣锐减。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90 年代以来的史学界就是如此，这使得许多该解决的问题无人过问。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强心剂。我们期待，史学界在不断生产具体知识、专门成果的同时，也能够提出重大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原创性的问题，引发新一轮的讨论热潮，使今日的历史研究风生水起、波澜壮阔！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问题缺席：当前史学界的困局

历史现场

- 007 魏宏运 南开大学往事(二)
015 郭 根 《郭根日记》之大学生活(下)
028 陈梧桐 苦涩的回忆(下)——教育部“五七干校”生活片段

学坛述往

- 038 孟祥才 “文革”中我所接触的艾玲和《文汇报》“北办”
042 千 里 李姬先生在“文革”中(一)
051 杨倩如 冉昭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彭树智先生访谈录

重读民国史

- 058 齐廉允 心志岂止在封侯——青年蒋介石的经历与内心世界
070 何志明 第五次反“围剿”：德国顾问之间的较量

人物春秋

- 078 睦达明 秘书赵翼是如何“丢掉”状元的？

- 088 魏邦良 “君子和而不同”——周作人与胡适
095 张丽霞 李振聚 胡思杜：政治时代的牺牲品

史论沙龙

- 101 刘 军 为什么要纪念马丁·路德·金？

旧案重审

- 110 聂作平 从拯救到逍遥(下)——永贞革新的另一种解读
123 蒋少华 孙吴的荆州策略

公私档案

- 130 谷晓晖 戴笠的最后一日
133 徐庆全 李崇善：我是“黑蝙蝠中队”队员

学人自述

- 140 郭延礼 我与秋瑾研究

掌故钩沉

- 151 李竞恒 历史上“恶嫂”形象的形成
158 尚季芳 从首任兰州市长受辱说起



南开大学往事(二)

魏宏运

1967年1月,“夺权”兴起于上海,全国效法,号称“一月风暴”。南开园最有实力的仍然是“八一八”、“卫东”。“卫东”人多,于1月7日夺了权。此时,小型战斗队真如雨后春笋,每系起码都有十多个,名称也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历史系有“红卫兵”、“长征”、“古田”战斗队,中文系有“火车头”、“大刀片”、“红缨枪”、“鲁迅文艺”战斗队。有的系则组成“齐天大圣”、“揭老底”战斗队。各战斗队人数不一,有的一个人,也自称战斗队。最著名的是中文系的“火车头”战斗队,因其成员中有人掌握组织部,不断抛出个人档案,杀伤力最大。

“八一八”、“卫东”两大派常常发生争辩,在小礼堂前一辩论就是大半夜,而且群情激动,各不相让。他们立场各异,观点对立,发言者怒发冲冠,支持者呐喊助阵,形势逐渐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两派观点渐渐浸入家庭。夫妻或父子之间经常出现各自参加一派和拥护一派的激烈争辩,因此而反目者也非鲜见。

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一出炉,“八一八”和“卫东”两派武斗起来。“八一八”又称红反团,占据胜利楼,准备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和可用做攻击的物件。“卫东”人数占优势,包围了胜利楼,准备攻克,“八一八”用钢板封了楼门,用课桌椅堵住了楼梯。双方势不两立。胜利楼一楼为化学系实验室,其中的仪器全部受损,著名化学家何炳林估计价值在500万之巨。

3月,历史系红卫兵强迫我和他们一起住第13学生宿舍,不准回家。常听到

学生何兆之炫耀自己在北京和南京等地抓“叛徒”的能耐,并说他们向中央文革揭发“伍豪启示”。

此言不虚。1979年刘健清请何长工来南开讲演。何长工提起“文革”时期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事,采用的是逼供信。他还清楚记得并直接点了何兆之的姓名:“他来到地质部,说我是大叛徒,让我站了几个小时,不让吃饭,让我交代,不交代清楚不行。我说:‘他们的行为是恶劣的。我这么大的年纪,你们这样对待。你把我打成‘叛徒’,又拿不出材料,我要向上级反映。’”何长工还讲,南开抓“叛徒”的红卫兵还调查过周总理。

当时,“卫东”于3月11日刊印了一个小册子,宣传他们如何与西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共同组成抓“叛徒”的联合调查组。“八一八”于当年8月也出版了抓“叛徒”的小册子,历数他们的“功绩”。据说,全国因被列入南开制造的“叛徒”花名册而致死的老革命、老干部约有两三百人。

事有凑巧,我的名字太俗了,俗不可耐,竟有一位“叛徒”与我同名同姓。一时间,我天天被“提审”。主审官很亢奋,喜形于色。好在不久,那个“叛徒”魏宏运被“揪”了出来,我被放了一马。

此时,发生了老教授大搬家或合伙住房的情况。不少系“造反派”的头头命令住所比较好的老教授搬出,或腾出一半住房,让青年教师搬进去。郑天挺被从原住房赶走,住进了不向阳的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滕维藻被扫地出门,从北村7楼搬到11楼,一家5口住在一间房内。李何林也被扫地出门。杨生茂半个月被迫搬了两次家,一家人先从北村搬至东村,又从东村搬回北村一间朝阴的房子里,下通知的是历史系不同的两位青年教师。吴廷繆的北村住房被压缩了一半,两层楼被强占了一层。杨翼骧、王玉哲也都压缩了房间。我的房子,他们也看过几次,因为两间房子难以隔开,没有看中。某组织曾想拉走屋内的沙发和桌子,只因太破旧而作罢。

此时,红卫兵的越轨行为颇多。滕维藻、李何林被绑架到南开附近的学校的楼上,绑去时,眼睛被蒙上一层布,嘴里还塞着东西。滕后来告诉我,他看到窗外大字报上写着“打倒乔××”,才知道被绑到医学院。李说,有一天忘记给他吃饭,到了晚上才扔给他两个窝窝头。王祖陶受到“熬鹰”折磨,三天三夜不准睡觉。

11月,学校两派对立严重,不断发生武斗。但是,只要有空闲时间就批判我。一次,我走过大中路,被“革命干部”王明江看见。他竟气愤地说:“魏宏运又在大中路上走!”

11月11日,斗争会天天开,已经数不过来,记不清开过多少次。这里仅记两例。历史系召开揭发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发言人姓名略)

郑天挺、雷海宗统治历史系。某某某把持中国近代史。雷和某都是市委有定论的人,魏还让他们上课。他们非常跋扈,把青年教师张宝训赶下台,排挤出学校。某某某自己吹嘘有多少卡片。魏宏运对资产阶级不斗争,为雷海宗开脱,说雷1955年批判胡适时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待遇很高。魏宏运以系秘书、系助理名义出现,赤裸裸的是资产阶级统治。

1958年冲击旧教育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走向社会。党的领导加强了,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魏宏运什么态度?大字报说某某剽窃抄袭,魏让取下来。郑天挺算什么权威!魏说权威就是权威。在开课时学习两篇(指《矛盾论》与《实践论》),魏说不能代替哲学整个课程。魏宏运是资产阶级代言人。1959年魏受到批判,一直耿耿于怀;1961年又出现了反复,当时,以调整、“平反”为主,文科教材会、高教《六十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历史系的统治又加强了,雷等又上台放毒……

11月30日历史系召开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发言人姓名略)

魏宏运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贯的。1958年以前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统治,为所欲为。魏习以为常,喊雷海宗“雷老”,说雷懂几种外国语;还要学生向郑天挺学习。

魏宏运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冷淡、抵制。1961年魏贯彻“刘、邓反动教育路线”,是对1958年的反攻倒算,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简单粗暴了,给人家甄别平反,说就是一件事搞错了,也得平反,开了两次赔礼

道歉会。他在各种场合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喝彩,说中国古代史教师成龙配套、力量强。魏宏运召开雄心壮志会,让每个教师制定长期计划。魏宏运让以六分之五的实践保证学习,让历史系党政干部也去听课。魏宏运在系里以召开行政会议的办法,贯彻工作计划,这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的意志通过魏宏运就成为“革命”的:让郑天挺讲北大、清华的经验。魏宏运就说青年助教三年能上课,十年才能成熟。郑天挺提出抢救遗产(指雷海宗的教学、科研资料),魏宏运就照办。郑天挺说文化史专题好,魏宏运就设法登报宣传。魏宏运甘心做他们的工具,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言人。魏1959年经批判后没有变好,而是变坏。

12月15日,解放军天津部队一个连进驻学校。

1968年

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工宣队2400余人进驻南开。

8月21日,上午11时,20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南开。

8月24日,工宣队3团4连进入历史系,队员来自三配件等工厂。

不分性别地在一室里关了我们八九个人。我每日被在教师学生中轮流批斗,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一个班又一个班地斗,斗完了就写交代材料。一天,我实在写不出,就在室内仅有的那点空地上来回走,恰巧遇到“革命干部”王某来巡视。他见状,就斥责我说:“魏宏运,你还在‘表演’。”巩绍英气不过回敬他一句:“各有各的表演。”此间,同住的“牛鬼蛇神”中也有“积极分子”,每天打小报告,工宣队认为他很“可靠”。凡是被关押的人都必须排队到食堂吃饭,边走边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拒绝排队买饭。工宣队只好默许我与他们一起在主楼大厅里为工宣队设立的临时饭摊上买饭吃。关于嚎歌,后来才知道是周巍峙被迫谱成的。

11月。历史系在主楼二楼一个教室举办“活人展览”，首展的内容是我的“罪状”，陈列了从我家抄去的精装本《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国民党出版的有青天白日旗的《总理全集》、《国父全集》等书。郑天挺等人还须天天到现场交代“罪行”，我是“缺席审判”，全市来参观的达15~20万人。这种“活人展览”，全国只杭州一家单位和南开大学有。

我为历史系购置的解放区的影印刊物堆在主楼二楼中厅一个角落，准备拉到造纸厂去。

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魏觉民19岁，魏晓明16岁。我因被关“牛棚”，为子女决定去向、筹划行李等事宜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此时，挚友刘勃然在天津市委“支左”，王黎请他帮助定夺。下乡日期定于来年1月7日，魏晓明来“牛棚”告诉我。当时，我是第三次进“牛棚”，我表示同意。谈话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被一名工宣队女队员看见，她把我叫去。工宣队员们正在聊天，大谈结婚用的是席梦思床等等。谈完了，回过头对我大声呵斥道：“你有什么资格管孩子上山下乡。”

12月下旬。校工军宣传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第一阶段结束，得出的结论是“南开大学叛徒成堆，特务成团，反革命分子成串”，并在全校批判大会上宣布了这一看法。我成为全校第四号被批判人物，某教师在电影广场召开的大会上点名的顺序是：何、娄、滕、魏。

1969年

春。对我的批判从“黑帮”、“走资派”等逐渐转向“反毛泽东思想”，1959年批判过的“理论上十大错误”再次被拿出来。

三配件厂来的一名工宣队老师傅陪我到家中查对大字报指责我理论上的“谬论”和“错误”。我翻开毛泽东著作逐条对照后，老师傅诚恳地点头说：“你是对的。”这位老师傅是敦厚长者，衡水地区人。他离开南开的那一年，春节由老家回来，还带着自己家产的小枣来看我，并说：“这种枣你没见过，尝尝吧。我看看你就放心了。”枣很小，呈苹果圆，口感极甜。每念及此，倍感亲切。

4月。工军宣队接管了“八一八”、“卫东”的专案组，经过了重组。铁路来的一

名工宣队员和历史系李宪度专程赴我老家调查我的出身,这已是第三次了。“卫东”、“八一八”此前都曾去调查过,有的还曾住下一段时间。乡亲们反映:魏宏运家的确是贫农,小时候生活很苦,十几岁就在集上演讲,反对乡政府抓集刮地皮等。工人师傅发现事实与大字报上所谓的“三大”出身天差地别,表示回去要实话实说。系里多次讨论,但批判仍在继续。

5月中旬。学校在马蹄湖边的大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我、曾鼎和等三人,然后宣布解放。大会开始,主持人喊:“把大地主、大军阀、大资本家出身的魏宏运押上台来。”我依然作“喷气式”,头被压得很低。我的女儿也被拉来对我进行批判。她的发言稿是工宣队帮助写的。因她年纪小,工宣队怕她害怕,中途退下,就叮嘱她不要着急,一定读完,并说读完了你爸爸就可以解放了。当主持人宣读结论,说“魏宏运出身贫农”时,千人大会全场哗然。

5月下旬。刘勃然多次来我家聊天,对4月中共“九大”规定林彪为接班人颇为不安。他说“林彪是个阴险人物”。刘为师政委,1937年投笔从戎,长期在部队工作,擅长写作,会做诗。我们在一起时,他常纵论时局。

8~9月。我住在三配件厂,和吴廷谔、黎国彬、李义佐、许盛恒等参加“南大工人文科班”教学工作。那时,领导由学生担任,行动军事化,每天早晚都有操练,学生是教官。

10月。到农村收割稻子,地点在东郊区四合庄。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男劳力白天大多去城里做临时工挣钱,秋收时则请机关、学校帮助。

11月6日。10月17日林彪发布一号令,称“紧急指示”。按此指示南开大学向完县疏散,历史系分配到五侯村。我随队伍步行至目的地,第一日宿王庆坨,第二日宿保定,第七日到达完县。我晨起拾粪积肥,上午和下午推独轮车往地里送肥,仍然独来独往,还是“另类”,被吆来喝去。老乡则称赞我“像个干活的”。五侯村因靠近山,房子都是石料建成的。老百姓织的土布论斤来卖,工宣队员买得很多。

1970年

2月底。我从完县五侯村去满城,参观1968年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琄的两座古墓。其中两套金缕玉衣是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

穿孔,并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连而成,最引人注目。

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全国掀起反苏浪潮。我和汪茂和从五侯村被召回,到塘沽、张贵庄、大直沽等地调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暴行,记录了许多口述资料。我以此为基础,曾在第一文化宫做过一次关于沙俄侵华暴行的演讲。尔后与王黎共同撰成《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一文,发表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上。

5月4日。全校师生由完县返回,追查“四一八”案件。4月18日这一天,校园内出现反革命标语。标语是用剪贴报纸上的铅字拼成的。我被历史系认定为反标语制作者,重点交代4月18日当天每时每刻的一行一动,并且必须找出证明人。我当天曾去过历史系教师刘克华家。他家住德才里。历史系一个姓何的学生陷害我,虚构了一个路线图,并按图走了一圈:从东村我家出发去天津大学绕一圈,贴了标语后,再去德才里刘家,然后回家,时刻恰恰不多不少,以此证明是魏宏运干的。情况对我日渐不利,除逼供外,有了监视,直至发动历史系全体师生为写反动标语的人画像。主持者说出三个条件:一是此人为西北人,因用的铅字是西北某报的;二是平日爱使用剪贴方式制卡片;三是不满文化大革命。画像等同于“选举”,结果所投的“票”无一例外地认为是我所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为此多次受审,又被拘留。他们动员左邻右舍揭发,还把我叫到学生宿舍审讯。一次,主审的是一位名刘淑珍的女生,我认识她。有一天,我在校卫生院看病,躺在床上针灸,她把我从床上揪起来说:“不准看病”。那间审讯室外已站了两个公安人员。我非常气愤,对她说:“你说是我,可以立即把我抓到监狱里去。”历史系从铁路来的工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越看越像。”我实在忍无可忍,到行政楼军宣队办公室找到郝主任。郝态度很好,安慰我说:“你是老同志啦!他们说什么都不要在意。他们说了也不算数。”郝客气地送我到门口。他虽然表了态,历史系仍然把我当做现行犯。后来幸而查明,反革命标语是一名工宣队员所为,但对我的态度依然没有转变。

11月。次子魏晓明在插队落户的安次县南务村报名参军。老农协主席推荐给村党支书说:这孩子很好,人家父亲是老革命,是党员干部,别耽误了人家的孩子,就让他去参军吧!村党支部派支委杨文宗来学校外调。那时我还关在“牛

棚”里，王黎接待了他。我当时担心就为我的那些大字报，晓明也参不了军。岂知晓明参军的消息很快传开。那位支委再次来天津时，还来我家串门，说：“其实魏晓明他爸爸的大字报我都看见了。围着二楼转了一圈，全是他的。我回去没提，就说他爸爸没事。我也经过‘运动’。‘四清’时我们支部副书记杨老田被连轴转审了三天三夜，回家后腿肿得连绒裤都脱不下来了，是他老娘用剪子豁开的。”我的孩子逃过一劫。

魏晓明所在部队为广东军区146师炮团，驻地在湖南耒阳。

1月2日。由徐水到满城梁庄，行程60里。3日向完县腰山南开大学学农战备基地进发。4日晚宿蒲上公社东北蒲，住第五生产队王金家。王家是军烈属，王金早年参军，战死于陕甘宁，其妻子独立抚养3个孩子，颇清贫。

1月6~8日。走了一路，我被批判了一路。在蒲上休整了五天，我被批斗了3次，做了3次检查。当时称整党补课，批判的语言和语气没有变，逻辑也还是那个逻辑，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凡是批的都对，水分一点没有，扣的帽子不能摘下来，连“四一八”反革命标语案整我也是对的。我说：“四一八不是一般问题，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反正不是我，我没干。走到哪，我都敢说。”而有人说我“在‘四一八’问题上’站在了敌人方面去了”、“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四一八’受批判发牢骚，就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对‘四一八’问题，你必须讲清楚，不要保留，将来再找后账”。

我对自己被诬为“三大”出身百思不得其解，提出者既然看了我的档案，“三大”出身是怎样出来的？要不是扣上“三大”出身，我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受这么多冤枉。有人就说我：“没从路线上认识问题，对革命干部某某某、某某某记仇，应该从两条路线上来看，这是挽救你。对他们两人不满，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态度问题。”

我把许多不符合事实的情况摆出来。有人就说我“制造政治谣言”、“干扰了整党”、“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我无法与之对话。我不说话，就被说成“不在乎”、“触及不到灵魂，得再斗”；要说话，就是“对抗”、“发牢骚”、“不服气”，还得再斗，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待续）

《郭根日记》之大学生活(下)

郭 根 撰 散 木 整理

1932年5月4日

真没想到,人生的变化是这样意外而稀奇!有时变化得比幻想还要快而怪!

现在是五月初,不觉之间一九三二年又快过去一半了,在这四月之中,在我的小小的生命史上竟起了想不到的这些大的变迁!是的,无论谁也想不到,就连我自己也不信呵!然而事实却是事实,不容我们否认的。好,现在我好像是演了一场大戏,刚刚休息了似的,有工夫容我把这些过去的种种来追忆一下了:

一九三二年刚刚开始,隔了一礼拜,整整大考了一周,考完的第二天,我就动身返平。在这返平的途中,我想到我就要会着我久别了的海娜……我的心会悸动得不可遏止,快乐得发了颤来。我们四年余之久老在一块相爱着,而在半年突然经了三四月之久的分离,这种滋味只有尝过的才能领略着,所以我一想到我即刻就要会着我久别了的海娜,一天呵,我怎么能形容我的心境呢!……

在这四月中,因为奔波不定,所以看的书很少,然而却看了好几本英文小说,开始我阅读外国文的尝试。寒假中在平看过《中国经济研究》,来青看过屠格涅夫的*Virgin Soil*以及其*First Love*,现正看杜思退益夫斯基之*Poorpeople*,今天读一本《留沪外史》。

1932年8月18日

呵!又两月之久没写日记了,现在又是一个片断生活的结束期,所以我不能

不将这一段生活追记一下：

经过了一场悲剧喜剧错综的热烈的生活，从北平回到青岛后，好像走入一个另外清凉的世界一般，然而毕竟不能洗涤尘心，反而终日为情所苦，我在日日盼望着海娜！碰巧我的小肠疝气病忽然加剧，因之我决定叫海娜来。

五月十三日晚间十点，我跑去车站，在黑漆漆冷静的月台上等候火车把我的海娜带来。光景与上次完全相同，我在一秒一秒地计算着，终于火车来了，海娜从人丛中走出来，呵。

海娜第二天就搬到学校住。那天却巧开全市运动会，但也没有怎样去注意它。我们在这走走在那看看，尽情享受青岛美的四月天！

这样我们天天要见面，共同住在一个学校里了，生活是异常安静。课后，一同打打网球，但多半的时间是消磨在海滨了。呵，海，青岛的海水浴是多么使人陶醉呵！记得第一次与海娜在海里摇船时，走在中途，或（忽）然波浪大兴，海风迫人，我们简直不能抵抗，由风把我们吹着，几乎吹出海外，好容易吹在炮台礁石之旁，为人搭救起来，没法子，就赤着脚从马路绕回海滨来。这一场冒险，电影似的，恐怕会永久记在我们心里！

山头、树林、草地……这些地方是我们足迹常到之处。尤其是第一公园中的一片森林里，一块白的大石上，我们把它呼为鸳鸯石，值得我们永久记起它。我们一同去过深山里，在那软的草地上息了一下午，以后竟迷了路，爬山越岭，好容易才跑出迷宫，满采百花而归。在放假以后，我们同连彭去过四方公园那个小小的精致的所在！暑假开始后，我们去崂山旅行，从两岸高山中间的溪流里走，没尽头地走，一直走到黄昏，好容易找见一座古庙，承老僧之招待，才有休息之处。庙曰蔚竹庵，门前怪石穿空，有竹林，从庙之院心上窥，可见松如林，风景伟丽。夜饭吃罢，即安眠，本以为可暂时作野外之游，以避俗尘，孰料晚间奇热，而蚊虫奇多，终夜不得安眠，因之游兴大减，反觉痛苦，于是第二日即决定返青，未前进游太清诸宫，于清晨踏返路。回到青岛，猛然好像从天（？）到月宫，好一个凉爽的世界呵！

回到青岛后，定好了主意过快活的暑天，每天上午长卧楼头，读了不少的书。下午一定要去海滨，作游泳之乐。晚间有时去海滨公园或第一公园以消夜，